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废名短篇小说集

冯思纯 编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冯思纯 编

废名短篇小说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废名短篇小说集

冯思纯 编

责任编辑：曾昭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24 千字 印数：1-5,5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58-0}{\text{I} \cdot 1322}$ 定价：16.6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废名短篇小说集●

万寿宫 丁丁响

——代序

冯思纯同志编出了他的父亲废名的小说选集，让我写一篇序，我同意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但是我把废名的小说反复看了几遍，就觉得力不从心，无从下笔，我对废名的小说并没有真的看懂。

我说过一些有关废名的话：

废名这个名字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一本提到他。这实在是一个真正很有特点的作家。他在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

他的作品曾经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至少是北京的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汨汨地流到地面上来的。他的作品不多，一共大概写了六本小说，都很薄。他后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有见道之言，很不好懂。《莫须有先生传》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到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就不知所云了。但是他早期的小说，《桥》、《枣》、《桃园》和《竹林的故事》写得真是很美。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了。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竹林的故事》算是长篇，叫做“故事”，实无故事，只是几个孩子每天生活的记录。他不写故事，写意境。但是他的小说是感人的，使人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动。因为他对于小儿女是那样富于同情心。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因为他善于捕捉儿童思想和情绪，他运用了意识流。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因为他追随流动的意识，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别人不一样。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说得实在非常好。

我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谈废名的文章谈得最好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对废名的文章喻之为水，喻之为风。他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文中说：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弯曲，总得灌注濺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注濺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不过他对意识流的描绘却是准确贴切且生动的。他的说法具有独创性，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讲过。那时似还没有“意识流”这个说法，周作人、废名都不曾使用过这个词。这个词是从外国译译进来的。但是没有这个名词不等于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自有中国的意识流，不同于普鲁斯特，也不同于弗吉尼尔·吴尔芙，但不能否认那是意识流，晚唐的温（飞卿）李（商隐）便是。比较起来，李商隐更加天马行空，无迹可求。温则不免伤于轻艳。废名受李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人说废名不是意识流，不是意识流又是什么？废名和《尤列什斯》的距离诚然较大，和吴尔芙则较为接近。废名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美，少女的美。他很喜欢“摘花赌身轻”，这是一句“女郎诗”！

冯健男同志（废名的侄儿）在《我的叔父废名》一书中引

用我的一段话，说我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以为“这是说得新鲜的，道别人之所未道”。其实这不是“道别人之所未道”。废名喜爱儿童（少年），也非常善于写儿童，这个问题周作人就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第一次读废名的作品大概是《桃园》。读到王老大和他的害病女儿阿毛说：“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忽然非常感动。这一句话充满一个父亲对一个女儿的感情。“这个地方太空旷吗？不，阿毛睁大的眼睛叫月亮装满了”，这种写法真是特别，真是美。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

另一位真正读懂废名，对废名的作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的美学家，我以为是朱光潜。朱先生的论文说：“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小说家须把自我沉没到人物性格里面去，让作者过人物的生活，而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朱先生的话真是打中了废名的“要害”。

前几年中国的文艺界（主要是评论家）闹了一阵“向内转、向外转”之争。“向内转、向外转”与“向内看、向外看”含义不尽相同，但有相通处。一部分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家坚决反对

向内，坚持向外，以为文学必须如此，这才叫文学，才叫现实主义；而认为向内是离经叛道，甚至是反革命。我们不反对向外的文学，并且认为这曾经是文学的主要潮流，但是为什么对向内的文学就不允许其存在，非得一棍子打死不可呢？

废名的作品的不被接受，不受重视，原因之一，是废名的某些作品确实不好懂。朱光潜先生就写过：“废名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这是对一般人而言，对平心静气，不缺乏良知的读者，对具有对文学的敏感的理解人而言的。对于另一种人则是另一回事。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

汪曾祺

1996年3月6日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废名短篇小说集●

废名小说 艺术随想

只爱读故事的人，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的小说里少有扑朔迷离的故事。

读惯了一般新文学作品的人，可能也读不惯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小说有时连人物也是隐隐约约的。

一目十行的急性子读者，更读不了废名的小说，因为废名小说必须静下心来仔细品味。

这样说，丝毫没有故弄玄虚的成分，实在只是我亲历的一种经验。

记得十五六岁时，曾有机会接触废名的部分小说，那时只觉得一个“涩”字，难以下咽。

十年以后，钻研中国现代文学成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只得硬着头皮去读，感受开始不一样了，觉得废名作品确有其独特的韵味，经得起咀嚼。正像江南人称为“青果”的橄榄，初入口不免苦涩，慢慢渐有一股清香从舌端升起，仿佛甘美无比，久而久之竟连它的硬核也舍不得吐掉。这才体会到《儒林外史》所写周进评阅范进试卷，读第三篇始觉出味道，恐怕不只具有讽刺的意义，也可能还是某种实情。

废名小说其实是供人鉴赏的小品和诗。他写生活的欢乐和苦涩，静谧和忧郁，寂寞和无奈，……咀嚼并表现着身边的悲欢，间或发出声声叹息。作者未必具有反礼教的意图，真正看重的乃是诗情和意趣。

借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这种趋势在废名小说创作中似乎一开始就存在。作于1923年的《柚子》、《半年》、《阿妹》等篇，就可以做为这方面的代表。《柚子》通过童年一系列日常琐事，刻划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糖罐子空了就偷吃柚子的糖，“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温厚可爱的性格跃然纸上。《半年》写“我”在城南鸡鸣寺养病读书的数月经历。与女孩子们拣蘑菇，与新婚妻子芹之间的相互逗乐，成为“我”生活中的极大趣事。“可恼的芹，灯燃着了，还故意到母亲那里支吾一会；母亲很好，催促着，‘问他要东西不。’”婚姻的幸福以及享受新婚之乐的急切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这里也有贾宝玉式爱和女孩子厮混的习性，却并没有“婚非所爱”的尴尬情境。

废名早年的小说，艺术上已显示出多暗示、重含蓄、好跳跃的特点（如《火神庙的和尚》）。但这种特点真正能很好发挥，运用自如，要到1927年前后。《桃园》正是最为圆熟的

一篇。“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作者用写诗的笔法写小说，提到桃花盛开季节西山的落日，提到照墙上画的天狗吞日图像，提到阿毛为“我们桃园两个日头”欢呼，正是为了点出明媚春光下女儿心中充溢着的美好感情，以及女儿病后父亲忧急如焚的心情。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间的父女挚爱。阿毛病了，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小说结尾是：玻璃桃子被街头嬉戏的孩子撞碎了，王老大与顽皮的孩子“双眼对双眼”地干站着——碎的不仅是桃子，更是王老大一颗爱女之心。小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的爱，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王老大一门门把月光都门出去了。”这种跳脱的笔法与孤寂的场景，更衬托出父爱的伟大与深挚。对情趣的看重，也进而构成成为一种艺术意境。

若论表达的含蓄委婉与灵动跳脱，同样作于1927年的《小五放牛》，也可算有代表性的一篇。富户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题材在一般作家笔下，都会写得剑拔弩张，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但废名的处理颇为不同。作品通过放牛娃小五的特定视角来写，以孩子的天真眼光多少过滤了某些丑恶场景。叙事语言则显得曲折委婉，却又婉而多讽：“穿纺绸裤子”的阔屠户王胖子，长期“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之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全篇只有两千三百字，就写了各有性格的四个人物。文字简洁洗练，

富有表现力，如形容毛妈妈之胖：“我想，她身上的肉再多一斤，她的脚就真载不住了。”有些转折属跳跃式，简直有点蒙太奇意味，如以放牛娃自述方式呈现的三行文字：

“打四两酒。”

王胖子这是吩咐他自己——但他光顾我小五了：

“小五，替我到店里去割半斤肉来，另外打四两酒。”

五四时期小说作家中，文字这么简省讲究的，鲁迅而外，恐怕只有废名了。

还应该说，废名小说具有某种超前的质素。对于后来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废名作品具有引导意义。

废名早年在北大读外文系，学的是英文。除了深深濡染于晚唐诗之外，也许因为大量接触英国作品的缘故，他的小说在手法和语言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小说采用意识流的并不多，但废名的某些作品，却含有意识流的成分。《追悼会》的主人公在纪念“三一八”惨案一周年的会场上那些繁杂的心理活动，就带有意识流的特点。《桃园》中阿毛“坐在门槛上玩”一段，也有十足的意识流味道：“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过这许多的树，不，这一棵一棵的树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浇得这么大吗？她记起城外山上满山的坟，她的妈妈也有一个，——妈妈的坟就在这园里不好吗？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天狗真个把日头吃了怎么办呢……。”废名小说的某些语言和写法，还具有现代派文学那种“通感”的色彩。如《菱荡》中的文字：“停了脚，水里唧唧响

——水仿佛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菱荡的深，这才被她们搅动了。”又如《河上柳》：“老爹的心里又渐渐滋长起杨柳来了。”废名似乎竭力要将诗和散文的种种因素引入小说。其结果，则使他的小说某些意象极其像诗。试读《菱荡》第二段：“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它使我们想起了卞之琳《断章》中的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种诗、散文和小说融合的趋势，也正是现代派文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废名小说中很早就出现了。

废名的小说是耐读的：不仅耐得住不同的阅读空间，也耐得住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对象。

严家炎

1995年11月14日草成

1996年3月17日誉毕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废名短篇小说集●

目 录

万寿宫丁丁响——代序 … 汪曾祺[1]

废名小说艺术随想 …… 严家炎[6]

追悼会 …… [1]

死难者的灵魂此刻是正在追悼会之上，
照临北山，然而能触动北山什么？他
确乎另有一种追悼之感！

初恋 …… [6]

银姐望天河，我望银姐的下巴。少年
的天真与纯情全掩映在那张揭不开的羞涩
的轻纱里……

半年 [12]

现在我还时常羡慕我在城南鸡鸣寺隐居半年的田园般的生活，怎么也不能忘怀那片充满纯真乐趣的土地……

去乡——S的遗稿 [18]

病中的我与旧时相好的萍姑娘邂逅在去乡的船中，如此展开一段伤感的旅程……

柚子 [31]

十年久别，生活剥夺了柚子的所有……在一个除夕，可怜的柚子不顾我母亲的泣别，消失于茫茫的凄风冷雨……

鹧鸪 [41]

柚子妹妹正在做新娘，我面对妻子突如其来地发呆……鹧鸪声声，诉着我心中那一页隐秘……

阿妹 [48]

在阿妹自己看来，七年人世，感到大的苦恼……命运与生活的不公是怎样夺去一个驯良小女孩的生命呢？

浣衣母 [58]

丈夫、儿子、驼背女儿相继死去，精神寄托落空，再落空。当生活中最后一个走近她的单身汉也不得不在满城的谣言中离去时，浣衣母原本满布着欢喜的简单生活被彻底粉碎……

浪子的笔记…………… [68]

听浪子道说妓女的一生，灵与肉的腐变是怎样残酷剥夺着女人的生命啊！

火神庙的和尚…………… [76]

流浪汉金喜被王四爹荐到火神庙做守庙和尚，终日伴他的是一只猫和一条狗，然而故事也就在他们仨中展开……

小五放牛…………… [86]

这是一幅恬美的田园生活画，走进去，尽可卸下生活中的负累，宽心地随放牛娃小五贴近纯朴的陈大爷、毛妈妈、王胖子……

毛儿的爸爸…………… [91]

毛儿的爸爸是传案的衙吏，一家子过着舒逸无事的日子。美妻娇子，声威一方，毛儿爸爸是何等的心满意足呀！

四火 [101]

四火在屠宰店打杂，总是偷油而已，却也因此得着堂嫂家一点和乐的气氛。自从差事被革，单身四火便无法在自己的三间茅屋立足……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见乎堂嫂一人！

文公庙 [120]

一位迂腐的先生，一个老成的和尚，一群活泼的孩子，在文公庙留下琐碎而无益的故事，却也活生生写照出一个时代的“真”！

竹林的故事 [129]

河边竹林满注着一位婷婷少女的纯真与勤劳，写意着人生美好的一页。

河上柳 [137]

陈老爹老是蹲在柳树脚下，朝对面的青山望，心事如河水般汨汨地流……

桃园 [141]

桃园的深秋只将月光倾盆而注。病魔缠身的女儿阿毛奄奄待息……桃园园主王老大的生活便如深秋般肃杀起来……
